

章士釗著

柳文指要

中華書局

章士釗著

柳文指要

上
體要之部

卷一四——九

中華書局

卷十四 對

設漁者對智伯

此文何屹瞻不喻其所以作，謂似非爲藩鎮也，〔讀書記語。〕林琴南則不問何喻，惟對文而施其評，如看入股，〔見柳文研究法。〕亦別有趣。評如下：

漁者之對智伯，設喻之文也，華色似漢京，氣勢似南華，詞鋒似國策，綜括大意，不過貪不知止，猶之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耳，一二百言可盡，不值如許張皇，然既成爲繁衍之體，則不能不究其段落。入手自水灌晉陽生義，因是見此漁者，以下由小魚而希大魚，猶之滅范中行，因而圖趙，既得把握，可以迎刃而解，其間用字之斟酌，亦宜留意。文不過發爲兩大段，前半悉力喻魚，後半即以魚之貪而得死，喻智伯之貪而取敗，語語針對，即語語發明，勝處在兩用徒手得焉，能自圓其說。試思鯉之來也，從魴鱖數萬，此何可盡得？惟其環坻激而不能出，故得之；鯨之來也，能驅羣蛟，此何可得？惟其北蹙於碣石槁焉，故得之，喻范中行之自敗，故爲智氏所有。然有難者，漁者之設喻，漁者之身，即智氏之身，若言進而不已而

致敗，則漁者之身，未嘗沈沒，又何足以譬智氏？至此忽推開不言，但言漁者之來，爲釣文王而來，以文王譬智氏，智氏焉有不喜？以下遂可乘間進以諷諭。惟不有此句作過渡，文勢將壅而不通，柳州聰明，能下此一語，卽從死中求活，讀者亦不可不悟。結論言：臣恐主爲大鯨，首解於邯鄲，鬣摧於安邑，胸披於上黨，尾斷於中山之外，而腸流於大陸，爲蠡薹○以充三家子孫之腹，讀之似無首段設喻之切當，不知此特喻中之喻，非設喻之正意也。文之本意，以漁者之貪，對智伯之貪言，非以大鯨喻智伯也。至漁者得鯨後，忽慕文王，因而求見智伯，此爲文字脫卸之機關，蓋萬不能言漁者得鯨後別有他慕，自窮於死地，卽吾所謂死中求活法也。主爲大鯨句，是另起爐竈語，不過從喻魚意帶出耳。

評隲甚細，從而窺見所謂桐城家法，吾意柳州行文，未必作如是想。嘗論若輩見一題來，卽將己身束縛在間架之上，轉動不易，往往削足適屨，一切死於句下，世論每稱桐城不如陽湖開展，以此。

見大鯨驅羣蛟：蛟，大字本作鮫，注：海魚也。按鮫字是，下文亦云：驅韓魏以爲羣鮫，陳少章云。

嚮之以爲食者：以字衍，何杞瞻云。

○蠡薹見周禮，蠡音鮮，薹音槁。

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云：

柳子厚設漁者對智伯，效國策莊辛對楚襄王，辛三喻，入蔡靈侯事及襄王，共五段。子厚亦三喻，引太公遇文王，發智伯之問，以三卿證前，凡六段，文字比國策尤縝密。……

吾從知不足齋叢書見此文，板本極壞，下半漶漫不可讀，因未得全錄。惟似謂「於文王何有」下，說智伯處，不如國策善作結束。如梓所見雖平平，然非不用心讀柳文者，其言亦殊可取。

林琴南謂此文詞鋒似國策，貪不知止，猶之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似所指國策，即莊辛對楚襄王一節，與盛如梓同。惟盛贊柳文，比國策尤縝密，林稱一二百言可盡，不值如許張皇，又儲同人云：「倣國策而文采過之，尺幅一如梓人傳」，此指柳以少許勝人多許，適得張皇之反，三人見解異致如此。

同人復稱：「作者其知悔乎！可與懲咎賦參看」，此則評者強作解人。

愚溪對

林琴南於此對有評，評曰：

愚溪之對，憤詞也，亦稍傷排比，較諸愚溪詩序，實遜其淡泊。文舉惡溪，舉

弱水，舉濁涇，舉黑水，四者皆出愚溪之下，表愚溪之品，較勝於四者，此託夢神之言以自方也。清美有功，力能濟人，表溪之能，亦即所以自表其能。在理無可愚之實，然一經柳子之好，則溪與柳合一，亦不能不成爲愚，此文字之樞紐，樞紐一握，下此遂易發議論矣。貪泉一喻，尤見水與人有關係處，人可因水而貪，則水亦可因人而愚，行文至此，真顛撲不破。下此言遠王都三千餘里，喻淪謫也，側僻迴隱，蒸鬱之與曹，螺蚌之與居，喻所接皆烏言夷面之人也；駸駸以遊汝，闖闖以守汝，喻僻處無歡也，正喻夾寫，不辨其是水是人。復言汝不得顯者臨汝，獨見獲於至愚之遷客，當汝爲愚，似溪之運命應爾，至此真將愚字坐實溪身矣。以上所言，尙嫌其不甚顯豁，復引起夢神一問，於是大放厥詞，極寫己身因愚而得禍，卻實向夢神懇說一番，有悔過意，有引罪意，則發其無盡之牢騷，洩其一腔之悲憤，楚聲滿紙，讀之肅然。

林琴南爲此評，猶是以忠厚之心待人，若何杞瞻，則豁刻出人意外。如文曰：汝欲爲智乎？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，握天子有司之柄，以生育天下者，使一經於汝，而惟我獨處。

此亦持辯應有之波瀾耳，而杞瞻輒爲之辭曰，「無須與忘報復，宜人之畏而擯也」，是亦不可以已乎？杞瞻又曰：「中間頗指斥舉措倒繆，則後之所謂己之愚者，無非所遭

之不幸，非其罪也，然稍乖敦厚。」此杞瞻歸咎子厚罪不自承，與琴南所謂「有悔過意，有引罪意」，適得其反，究之子厚之罪何許？乖敦厚者屬誰？曾無一人能爲折衷而得其平，吾滋未信。

予聞閩有水：杞瞻云：「唐書地理志：處州麗水縣，東十里有惡溪，多水怪，大字本注：惡溪在潮州界，誤也，處州乃漢甌閩地」，讀書記此詮卻不誤。

且汝不見貪泉乎？杞瞻又云：「貪泉乃舉一因人以累其名爲敷佐」，此詮亦有理。

有餘矣是及我也：釗案：是爲其字之誤，有餘矣其及我也，猶言其及我也有餘矣，乃倒裝句法。

中之者溫屯嘔泄：屯、聚也，溫屯與溫噉、皆疊韻字，由字義言之，不冷不熱曰溫噉，熱屯聚而不散曰溫屯，二者固非無別，而在口語，則發音全同，可使聞者難於區分。又此二字，唐人最爲習用，致虛雜俎：「今人以人性不爽利者曰溫噉」，子厚使此二字時，可能意味人爲毒霧所中，致形迷罔，因而二者從有別而流爲無別，乃語言之本性所貽，毫不足怪。○

掎汨泥淖：汨、亂也，字從日，非從日，從日者僅汨羅一語耳。懲咎賦：「畔尺

○王益知云：今上海人，呼不爽快或不活潑之人爲「溫香水」，當本此。

進而尋退兮，盪汨汨乎淪漣」，汨汨與倚汨義同，惟汨指回旋，倚指牽引，意境微有別耳，倚音羈。

蒸鬱之與曹，螺蚌之與居：

此造句提頓法。基礎句爲：「與蒸鬱曹，與螺蚌

居」，今將名詞提在句首，喚起人之注意，而隨以之字代名詞緊牒之，使爲一頓，然後說出動詞。此類句法，最易醒目，之字爲直頂上文之代名詞，絕非泛設。

吾足蹈坎井：

坎井與坎穽同，猶陷穽也，鹽鐵論：「若陷坎穽。」

對賀者

此對末云：「嘻笑之怒，甚乎裂眥，長歌之悲，過乎慟哭，庸詎知吾之浩浩，非戚戚之尤者乎？子休矣。」宋子京極賞此，目爲新語，惟細核之，嘻笑之怒，甚乎裂眥，在七情中頗難推得此狀。且對賀者全文中，未涉及怒，狀怒似乎離題太遠，子京遽目爲新語，殊難索解，於是或疑怒字有誤。馮時可兩航雜錄疏之曰：

柳子厚嘻笑之怒，甚於裂眥，或曰：怒當作譏。今人謗人，或嘻或笑，若有意若無意，乃其恨之深而媚之甚者也。若裂眥之罵，出於直發，此之謂怒，豈甚仇哉？劉禹錫云：駭機一發，浮謗如川，二子皆身處妒媚之間，故其言有味如此。

時可之言，與本文所刻劃者適相吻合，吾敢謂怒作譏是。

有不汗栗危厲僂僂然者哉？

汗栗、謂流汗而股慄也，慄通作栗。貞符：「帝庸

威慄，惟人之爲敬」，威栗猶言汗栗。僂僂、切責之義，論語：「朋友切切僂僂」，此則謂自相切責也。

是以儻蕩其心，倡佯其形：

儻蕩一作儻蕩，無行檢也，漢書陳湯傳：「湯儻蕩不自收斂，卒用困窮。」倡佯，與相羊、儻佯、常羊、仿佯同，皆遊也，後漢書東平王蒼傳：「消搖仿佯，弭節而旋」，注：皆游散之意，餘類推。

杜兼對

一

此文僅存一部分，集中如曹文洽、韋道安傳全闕，此對闕其半，以此推之，子厚佚文不少；不然，有裨唐史，必大可觀，以凡子厚述事之作，新舊兩書大抵採用者十之八九也。

杜兼字處洪，中書令正倫五世孫，建中初、進士高第，徐泗節度使張建封、表兼置其府，積勞爲濠州刺史。兼性浮險，尙豪侈，德宗厭兵，刺史重代易，至歷年不徙，兼探帝意，謀自固，卽修武備，募勁卒三千，帝以爲才，遂橫恣。錄事參軍韋賞、團練判官陸楚，皆以守職論事忤兼，兼密奏二人通謀煽動軍士，杖殺之，二人有士林之

譽，天下稱冤。鍾離令盧某事，如對所陳，別無可考。元和初，入爲刑部郎中，改蘇州刺史，比行，上書言李錡必反，留爲吏部郎中，尋擢河南尹。杜佑素善兼，終始倚爲助力，所至大殺戮，哀藪財資，極嗜欲，聚書至萬卷，幸而未敗，卒年七十。

又杜弁、杜審言長子。審言貶授吉州司戶參軍，與州僚不叶，司馬周季重、與員外司戶郭若訥，共構審言罪狀繫獄，將因事殺之。旣而季重府中酣醺，弁年十三，懷利刃以擊之，季重中傷死，弁亦爲左右所殺。季重臨死曰：「吾不知審言有孝子，郭若訥誤我至此。」審言次子閑，閑子甫。甫詩惇惇於弟妹妻子及吾宗等，其篇不一，而獨無一字及世父弁，不解何故？獨杜氏以兼弁爲名，二人皆特立獨行，因連類書之。

二

朱新仲〔翌〕猗覺寮雜記云：

退之感春云：「前隨杜尹拜表迴」者，杜尹兼也。兼河南尹，退之爲都官員外郎，祠濟瀆，題名退之所書，兼列銜其前。

劍案：退之全詩如下：「前隨杜尹拜表迴，笑言溢口何歡哈？孔丞別我適臨汝，風骨峭峻遺塵埃。音容不接祇隔夜，凶訃詎可相尋來？天公高居鬼神惡，欲保性命眞難哉！」蓋元和四年，杜兼尹河南，十一月，無疾暴卒。孔丞者，謂孔殘也，時以衛尉寺

丞分司東都，五年正月，將浴臨汝之陽泉，至其縣，食，遂卒。退之此詩，元和五年感春而作，凶訃相尋指此。詩枯燥無韻味，楊升菴譏其全不解詩，信然。兼時年已七十，不謂笑言溢口、相與歡咍之人，乃一高年瀕絕之嘆惜老將。

題名在洛陽福先寺塔下，時元和四年九月，退之以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，題曰：「河南尹水陸運使杜兼，尚書都官員外郎韓愈，水陸運判官洛陽縣尉李宗閔，水陸運判官伊闕縣尉牛僧孺，前同州韓城縣尉鄭伯義，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，大尹給事奉詔祠濟瀆回，愈與二判官於此迎候，遂陪遊宿，愈題」，見歐陽永叔考古錄。

天對

黃長睿校定楚辭序云：

天問之章，辭嚴義密，最爲難誦，柳柳州於千祀後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，深弘傑異，析理精博，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，故分章辦事，以其所對別附於問，庶幾覽者瑩然，知子厚之文不苟爲艱深也。

葉少蘊避暑錄話云：

子厚天對、晉問、乞巧文之類，高出魏晉，無後世因緣卑陋之風，至於諸賦，更不蹈襲屈宋一句，此在嚴忌王褒上數等也。

天對大篇，卽章句師亦艱於讀，吾引右二說以起意，輒就中擇少許幾條，稍加詮釋，以明其略云爾。

折筭剡筵，午施旁豎：折，斷也，筭音專，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筭，剡音琰，削也，筵音廷。離騷：「索薶茅以筵筭兮，命靈氛爲余占之」，注：筵，竹筭也，後漢方術傳：「挺筭折竹」，注：挺，八段竹也，音同，折一作析。釧案：筭與筵皆杯筴之謂，筴一作琰，韓愈詩：「手持杯筴教我擲」，午施旁豎，卽擲出之形勢，或南或北，或反或正，俗謂之打卦。

輻旋南晝，軸奠於北：舊注：渾天之法，天地之形如雞子，北聳而南下，故北極常不沒，南極常不見，其轉如車軸，日月星辰常下迴也。何屺瞻云：柳子亦主蓋天之說。釧案：蓋天卽周髀，周髀之術，以爲天似覆盆，中高而四邊下，所謂蓋天，與渾天並非一法。

禹懲於績，兪婦亟合：此指禹娶於塗山事，書益稷篇及呂氏春秋均載之，惟塗山何在不詳，子厚塗山銘亦未記錄其地，舊說在壽春東北濠州，又巴蜀離渝州不遠，亦有塗山。

子宜播種穉：種或作殖，誤。子謂魼之子，卽禹也。先種曰種，一曰長稼；穉，幼穉，後種曰穉，一曰幼稼。詩閟宮：種穉菽麥。釧案：穉，須用說文集韻之說，字

作釋。

膠鬲比紱，兩行踐期：陳少章云：「注：紱當作勢，是。勢、剝也，劃也，然似作離亦得，與前『胡離厥考』之離同，離、殊也，謂殊死也。」舊說：紂使膠鬲視師，武王約以甲子日至殷，而天大雨，道難行，武王不敢息，剋期至殷，以救膠鬲，蓋武王不如期，紂必殺膠鬲也。

中譖不列，恭君以雉：不列者、不自明也，謂爲讒所中，〔去聲。〕而不自明，恭君、恭世子申生，雉謂雉經，卽驪姬譖申生，申生縊於新城也。

鏗羹於帝，聖孰嗜味？舊稱彭鏗和滋味，進雉羹於堯，堯饗之而錫以壽考，至八百歲，莊子以爲上及有虞，下及五伯，其說甚謬。

醜齊徂秦，陷厥詐讒，登狡庸，咈以施：醜齊、謂懷王信張儀之言，旣絕齊好，復遣勇士宋遺北罵齊王也。徂秦、謂懷王赴武關之會。二者皆爲秦所詐，懷王不悟，以致國蹙身辱，故曰陷厥詐讒。登狡庸、謂信上官大夫及狡童子蘭用事也，耆德屏棄，讒佞登庸，其行事咈人心甚矣，故曰咈以施，陳少章云。

款吾敖之闕以旅尸：柳自注：楚人謂未成君而死曰敖，堵敖、楚文王兄也。陳少章云：款當作欸，烏來切，歎也，元注有哀懷王語，哀卽訓歎耳。懷王客死，故曰旅尸，哀其失位，羈死異國，不得正其終，與若敖之夭闕未成君同也。

義門讀書記云：「定遠云：柳州作天對，其文亦幾於三閭也，題曰天對，似是未安。天尊不可問，故不曰問天，柳子之文自擬於天，斯罔矣，宜曰對天問也。」定遠者、上黨馮班字。定遠博雅，於辨字義及論文，皆頗精審。所著鈍吟雜錄，適爲義門所評定。顧天對數語，雜錄中都不見，想馮何晤談時，或偶及此義耳。獨兩公所見，皆不足以範柳州，義門所記，應無甚價值。

釗案：柳集中有同一題目而意趣不同之兩文並峙，如天說甚短而挺拔，能表達作者獨立不倚之見解，又天對遷就屈原天問，逐條具答，將古來言天詭怪不根之說，儘量蒐羅，並不表示折衷主見，連篇累牘，使讀者迷離反覆，而感覺到兩文不能同時俱真。試思李唐考試之制興，搜身糊名，種種防考生如盜賊之惡劣行爲，次第樹立，而考生亦竟自承作賊，如天對正是在天空中搜奇選勝、無所不有之廣事類賦，以備場中臨時獵取之用，此物此志，吾謂不中不遠。嘗謂柳選集有真僞互易現象，眞作僞如舜禹之事，僞作眞如天對是。夫前者之非僞文，可以呂溫集作證，吾在本編已陳述過。此外晏元獻爲遮護眞文起見，特搜索一不甚爲人了解之韋籌博士作代用物，以掩飾常道常名之迹，亦是宋文壇中追踪先進，由側面窺見之苦心孤詣云。

卷十五 問答

晉 問

一

曹子桓曰：「文人相輕，自古而然，夫人善於自見，而文非一體，鮮能備善，是以各以所長，相輕所短」，善哉言也！然言祇得半而近似，其他一半，則在各以所短，詆人所長。如宋以後之古文家，騷賦未嘗用功，儷語不解下筆，此明明所短也，而對他人之長於是者，則極意詆誹，至屏其文不觀，並戒他人觀之，此一褊狹惡習，清桐城家尤甚。以柳文言，夫子厚固稱爲橫行綴述之場，千古一人之人也，而試從八大家古文中尋討柳文，亦止於論著文字、及山水記若干首而已，如晉問等騷賦大篇，一字也見不到。甚至以偏嗜柳文自命者，亦幾不知辭賦有裨輔古文之功用，遇有稍帶江左氣習之碑版文，往往以駢體二字妄予批斥，嫌爲冗贅，吾其奈之何哉？

晉問、七體也，自枚乘七發而後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、張衡七辨、崔駰七間、馬融七廣、曹植七啓、王粲七釋、張協七命、陸機七徵等，益以其他不知名者，何啻百十

家？子厚晉問，起於有唐，究何所損益於多少之數者？而不然。蓋以子厚之才之學，固非肯爲人云亦云之文者也，識者謂：晉問雖用七體，而超然別立機杼，激越清壯，漢晉間諸文士之弊，於是一洗。王鏊長語紀聞：「柳子晉問，准枚乘七發，然未嘗似之」，濟之捉搦子厚命脈，頗能相賞於牝牡驪黃之外。嘗攷對偶句語，六經所不廢，此體雖尙駢儷，然辭意變化，與全篇四六不同，自柳子後，作者未聞云云，此自洪景盧隨筆以來，人無間言，嘻！學者亦憚研討此類文辭之繁縟而不樂爲耳，然舍此將何足以知柳子哉？

蘇子瞻晚年，序事文多法子厚，〔此呂居仁語〕。至於辭章，則以欣賞陸敬輿唐體四六而止，一涉子厚激越清壯如晉問諸作，則深謝不敏，步趨未遑。子瞻有諭姪帖謂：「文字、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，采色絢爛，漸老漸熟，乃造平淡，汝只見爹伯而今平淡，一向只學此樣，何不取舊日文字，看高下抑揚，如虎蛇捉不住？當且學此」，此帖亦殊有味，然不期透露此老弱點。蓋子厚晉問，與吳武陵相對語，乃成於貶永後期，非少作也，而看來辭條豐縟，氣象蓬勃乃爾，可知文字深功，定能貫徹初終，無間老少，子瞻諭姪，毋乃英雄欺人？

文由吳武陵設問，次第以晉之山川、兵器、良馬、美材、魚鹽、以及文公霸業、帝堯故都爲對，蓋晉人言晉事，形勢便利，利害迫切，都無過於是。晁補之嘗取此附續

楚辭，而繫以辭曰：「枚乘七發，以微諷吳王濞毋反，晉問亦諷時君薄事役而隆道實」，子厚有知，當不能不認爲推見至隱云。

二

騰倒駢越：駢音佚，馬足疾也。

撼鵠干嶮：鵠音憾，撼鵠疊韻，干嶮雙聲，撼鵠言雷之轟，干嶮言風之努，皆動貌。

皆晉人之籍也：籍或作藉，籍、記也。

爲棘爲矛，爲鍛爲鉤，爲鏑爲鏃，爲□爲鏃：晏本少一字，宣獻本無「爲鏃爲」三字，然少一字能配成四句，蔣本空一格，是。

乃使跟超掖夾之倫：跟、足根也，「韓卒超足而射」，見戰國策。

先軫曰：師直爲壯，曲爲老：語本子犯，言先軫，恐誤。

若雪山冰谷之積：——若旌旗旂幟之煌煌：——若海神駕雪而來下：——若兵車之乘凌：——若螭龍之鬪：唐應德曰：此篇文字，翻空處全在數箇若字，增許多光景。

攢之如星，奮之如霆，運之如縈：應德曰：如字增光景，與若字同。
浩浩奕奕，淋淋滌滌，熒熒的的：應德曰：又在疊字上增許多氣勢。